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

1

西方经典

悬念

故事集

效时 主编

Classic Inferential Story

珠海出版社

目 录

借刀杀人	1
顶尖高手	6
我永远是大老板	16
钻石与气味	19
邻家的秘密	26
小佛像	33
背叛	43
致命的信	49
私人侦探	53
风流韵事	65
监狱黑幕	73
密探	85
摆脱不了的面孔	92
你的妻子在哪儿?	99
从头再来	110
双重悲剧	115
慌乱的激情	123
完美的谋杀	134
没有别的办法	137
虚张声势	141
危险的旅行	147
证人	154
你要在这儿住多久?	168

你想要杀谁?	181
有件事我们必须做	190
我比她更爱你	200
卡尔的圈套	207
不顺心的妻子	212
如出一辙	217
不要与陌生人说话	220
自食其果	227
装车箱子里的秘密	237
智斗劫匪	245
在罗马的浪漫史	254
致命的错误	260
我想要你的头颅	266
不正常的恋爱	276
敌人的敌人	288
玩弄男人的好手	294
砒霜	300
谁敢诋毁我	308
忍耐的限度	320
恶心之极	326
冒险的真相	337
巴登的谎言	349
床单上的脚印	357
假如事情败露	363
早该知道	374
地下室里的尸体	380
琼莉的胴体	392

借刀杀人

我们来到路卡前时，已经快半夜了。大雨下个不停，在卡车车灯的照射之下，像玻璃纸一样发亮。

警察把路卡设在离急转弯大约五十码的地方，所以你在远处看不见，只有绕过这个转弯后才能看见它。两辆警车成V形朝北停着，正对着我们，还有两辆在二十码外，成V形朝南停着。四辆警车都开着车灯，在潮湿、黑暗的夜空下，车灯像探照灯一样互相交叉着。在四辆警车中央，放置着两个巨大的木制临时路障，上面的红灯一闪一闪的。

我轻轻地一踩刹车，我们的卡车慢了下来。那孩子从座位上探过身，恶狠狠地用猎刀顶住我的肋骨，低声说：“听着！你要是敢乱说一句话，我就宰了你！他们会抓住我，但我会先捅死你！”

我扭头瞥了他一眼，在路卡昏暗的灯光下，他脸色苍白，腮帮和下巴上胡子拉碴的，有三四天没刮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孩子，但给人的印象却像个孩子。他长得高大、瘦削，一络黑发垂在前额，上身穿着一件皮夹克，下面是一条沾满泥巴的粗布斜纹裤子，脚下蹬着一双高统靴，看来像是从货车上跳下来的。

十五分钟前，在距BC镇四英里的地方，他劫持了我。大雨已经持续了三天，路面非常糟糕，有一段三百码的路段，积水达二三英尺深，我不得不放慢车速，缓缓通过。就在这时，卡车乘客座位那边的门猛地被拉开，这孩子跳上车，右手握着猎刀，喝令我不许声张，继续开车。

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以四十公里的时速慢慢穿越那段积水区，我在心里揣摩，这孩子为什么要劫持我和卡车呢？他犯了什么罪？

他是从哪里逃来的？他眼中的神情很古怪，我可不想惹他用猎刀捅我。

现在，我把卡车停在离警车十码的地方，右边有一小片空地，你可以在检查完后倒车，但是，一位穿黑雨衣的警察正站在那里，双手插在雨衣里，我认为他手里正端着枪，不禁紧张得呼吸都困难了。

一辆警车的前门开了，两位穿着同样雨衣的警察下了车，朝卡车走来。一个走到车灯光线之外，站在黑暗中监视着我们，另一个圆脸的走到我的车窗前，手里拿着一个小手电筒。

我摇下车窗玻璃，他打开手电照着车厢，我在灯光下眯起眼睛，装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

“警官，出什么事了？”声音很不自然。

“你们去哪儿？”他很严肃地问。

“去桑诺。”我说。

“这么晚了，到那儿干嘛？”

“我去接我太太，她的火车半夜才到，她妈妈上星期病了，她去照顾她妈妈去了。”

他点点头：“你叫什么名字？”

“麦克。”

“带驾驶执照了吗？”

“当然带了。”我说。我从屁股口袋里掏出皮夹打开，高高举起。他用手电照了一下，点点头，然后把手电光照在那孩子身上，那孩子紧张地抿着嘴，把刀藏在右腿和车门之间看不见的地方。

警察问：“这是谁？”

“我侄子杰里。”我立即回答。

“他也住在格兰吉路吗？”

“和我们住在一起。”

“格兰吉在 BC 镇的郊区，是吗？”

“是的。”

“你们今晚出发后，有没有碰到什么人？”

“你是指什么呢？”

“有没有看见人在路上游荡或是要搭便车的？”

我吸了口气，“没看见。”我对他说。这时，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但一想到它，我就浑身冒汗。虽然这样，我还是准备试试，我不停地想起那孩子手中的刀。

我的左手本来是在我的肚子上的，现在，我开始慢慢地向车门把移去，每次一寸。我努力装出很平静的样子，问：“警官，为什么要设路卡？发生什么事了？”

“大约三小时前，有人在 BC 镇抢劫，”警察回答说，“抢劫了一位从芝加哥来的钻石推销员，抢走了价值两万元以上、未切割的钻石。那个抢劫犯一定知道推销员的行程，或者可能从芝加哥就一直跟踪他。”

“你知道那个抢劫犯是谁吗？”

“还不知道，”警察说，“但我们知道是一个男人，独自一人，开着一辆偷来的车，那车停在推销员住的旅馆后面，他用一根灌铅的棍子击倒推销员，但活儿干得不利落，推销员苏醒过来，开始大叫，叫声引来旅馆的经理和几位旅客，歹徒从后门逃走了，没人看清他，连推销员本人都没看清。”

现在，我的小指已摸到门把手上了，我得让警察继续说话。“嗯，如果这位强盗开的是偷来的汽车，那你们为什么要拦住我们这种普通的车辆呢？”

“他不开那辆车了，”警察说，“他逃离旅馆二十分钟后，我们发现汽车被扔在一片树丛中；那里没有房屋，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他至少要徒步走一会儿。但他也可能再偷一辆车，或者假装搭车而劫车。”

“天哪！”我轻轻地呼了一口气，但是我可以感到我的肌肉紧张地抽紧了，我整个左手都落在那个门把上，我的手指紧紧地扣住它。我只要向下按就行了，但是，我不知道那孩子的刀有多快，我意识到，在我和警察谈话时，他一直紧盯着我。

“叔叔，我们该走了，”那孩子突然开口道，他的声音充满了紧张不安，“我是说，如果警察先生放行的话，我们得去接婶婶——”

他没有说完，因为他说话时，视线从我身上移到警察那里，看看警察对他说话的反应，我需要的正是这一空挡。我按下门把，使尽全身力量冲下去。门猛地向外打开，把警察撞倒在雨地上。我左肩着地，顺势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嘴里大声喊道：“就是他！他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他拿刀上了我的车！就是他！”

我滚离路面，翻滚过路基，停了下来，转回头看那卡车。那小孩正从车门出来，手里握着猎刀，那个圆脸警察侧身躺在路上，伸手从雨衣里往外掏枪，同时另一只手打开手电筒。接着，又有两个手电筒亮了起来，警车的门也猛地打开，人们在大雨中奔跑、大叫。

那孩子终于跳了出来，站在卡车旁边，恶狠狠地四处张望，手里挥舞着猎刀。圆脸警察开了两枪，另一个警察开了第三枪，那孩子倒下，不动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站起身，警察们围在那孩子身边，低头看着他，我也走过去，站到那个圆脸警察身旁。我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在几里外的积水区慢慢开车时，他冲上我的汽车，拿刀对着我，不许我声张，他的眼神非常古怪。

圆脸警察严肃地点点头。“麦克先生，你刚才很勇敢，”他一手搭在我肩膀上，“他很容易伤害你。”

“从他的眼神看，他过一会儿就会动手的，”我说，“我觉得，最好还是在这里冒险拼一下。”

一位警察跪在那孩子身边搜索。“什么也没有，连皮夹也没有，口袋里干干净净的，更不用说钻石了。”

圆脸警察说：“吉尔，到卡车上瞧瞧，”然后他问我，“他跳上车时，有没有带什么东西？”

“没有。”

叫吉尔的那个警察用手电筒照照卡车，然后摇着头回来了。圆脸警察问我：“你记得他劫持你的确切地点吗？”

“当然记得。”我说。我告诉了他那位置。

“那么，他一定是把钻石放到那里的某个地方了，雨小点后，我们派人去搜索一下。”

他们从一辆警车上拿来一条毛毯，盖住那孩子，然后用无线对讲机通知 BC 镇的警察局，说他们已经抓到抢劫钻石的人，要他们派辆救护车来。

圆脸警察和我上了他的巡逻车，他录了一份我的口供，我签了字后，说：“我可以现在去桑诺吗？我太太一定已经等急了。另外，我也需要一杯酒，镇定一下。”

“当然可以，”他说，“我们需要你的话，会跟你联系的。”

我向他道别，上了卡车，慢慢转过路卡。然后驶入大雨滂沱的黑夜中。过了五里路后，我的呼吸才渐渐正常，不那么紧张了。

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就这么逃脱了。

首先，我打那个推销员打得不够狠，他醒来后尖叫。其次，那辆该死的轿车出了问题，我不得不扔掉它。最后，我来到一家农舍，绑住那位真正的麦克，塞住他的嘴，偷走他的皮夹和卡车，接着，半路杀出了那个傻小子。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但现在这已经无关紧要了。我确信不疑的是，他迟早会向我动刀子的，所以我才要借刀杀人，在路卡边冒险，正如我向那个圆脸警察所说的那样，最好在那里冒险拼一下。

价值两万元的钻石就系在我的腰间。

顶尖高手

贾克尔正在圣路易斯城看手球冠军赛时，有人来找他了。

手球这项运动在美国并不普及，不过，参加冠军赛的那些运动员都是一流的高手。凡是涉及一流高手的，贾克尔都喜欢。他认为，任何行业中，凡是能达到一流高手境界的，都是一种艺术，值得一看。

贾克尔干的那一行，很不寻常，他的工作使他与黑社会的一些重要人物有联系。但是，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犯过法，这表明他干得非常出色，做事不留痕迹。其实，干这一行的，并不是必定要犯法，不犯法也能做成事。就连一些警察也很佩服贾克尔。

在黑社会中，存在着一些高薪的职业杀手。贾克尔这一行所需要的技巧，有许多是和职业杀手一样的，只是更危险些。那正是他选择这一行的理由之一。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理由，贾克尔认为，这一行比较适合他的本性。和职业足球一样，球员有攻击和防守之分，有些人本性就是要破坏，而贾克尔的本性是保护。他以专家特有的方法，来保护生命。

“格拉瓦诺正在找你，要和你谈正经事。”当手球砰地打在坚硬的墙上时，一个柔和的声音在贾克尔耳边响起。

贾克尔先是装作没有听见，但在心中揣摩起格拉瓦诺这个人。格拉瓦诺是中西部黑社会的头面人物，非常富有。贾克尔知道格拉瓦诺树敌甚多，假如格拉瓦诺找贾克尔保护他本人的话，那么酬金一定很高，当然，贾克尔也知道，这任务也一定是非常艰巨的。

“我要和他面谈，”贾克尔说，“在哪儿？”

“美景汽车旅馆，33 号房，”柔和的声音说道，“时间由你定。”

贾克尔转过身，仔细打量说话的人。那人身材矮小，皮肤很白，

穿着一件老式的灰色西装，他皱着眉头，极力不正视贾克尔。

“格拉瓦诺现在在旅馆吗？”贾克尔问。

穿灰西装的人点点头。

“那么现在就去吧。”贾克尔微笑着说。

当贾克尔转身走开时，那人有点惊讶。“你在这里好好欣赏比赛吧。”

美景汽车旅馆是一家典型的现代旅馆，平房，房子建成U形，中间有一个大游泳池。池里有许多人，池外也有好几个人，五六个孩子在奔跑嬉戏，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正在跳水板上往下跳，姿势非常优美。

33号房位于中间。贾克尔停好汽车，沿着一条窄窄的通道，慢慢走过去，敲敲后门。

“谁啊？”由于隔着门，声音有些含混，但还是可以听出其中饱含着忧虑。

“贾克尔，你派了一个穿灰西装的矮个子找我，说有事要谈。”

片刻之后，门缓缓打开了。格拉瓦诺用手示意贾克尔进去。他的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微型左轮枪。

“把枪收起来。”贾克尔冷冷地说。

格拉瓦诺把枪收了起来，贾克尔走进去，随手关上门。

格拉瓦诺中等身材，但很肥胖。他身穿昂贵的西装，配着白色衬衫和丝质领带，戴在肩部的枪套，看上去很高级。左手指上有一枚钻戒，在昏暗的灯光中闪闪发光。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托盘，盘子上有几只酒杯，一个冰罐，一瓶威士忌。

“来一杯好吗？”格拉瓦诺问。

贾克尔点点头。格拉瓦诺在两杯冰块上倒酒，然后递给贾克尔一杯。

“我要谈的是关于工作的问题，”他说，“听说你是保护业中最出色的。”

“所以我的价码很高，一天四百美元，外加实报实销。”

这价格没有吓着格拉瓦诺，其实，贾克尔早就知道这不会吓住他的。格拉瓦诺的小眼睛里仍然满是忧虑，稀薄的发根上，可以看到一粒粒的汗珠。

“我需要你干一个月，直到乔治去议会调查委员会作证为止。”

“乔治有官方保护，”贾克尔说，“他们做得几乎跟我一样好。”

格拉瓦诺喝了半杯威士忌后，贾克尔才呷了第一口酒，他事事小心，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我不是要你保护乔治，”格拉瓦诺说，“我要你保护我，一直到他作证。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他一作证，他们就会立刻逮捕奥托。”

奥托是东部的一位著名黑社会头领。

“奥托知道，官方可能传我出庭作证，我知道的事足够让他被判死刑的，所以，他一定不想让我出庭。我听说他已经雇人暗杀我了，他雇的就是外号叫‘爱斯基摩人’的那位。”

贾克尔一下子兴奋起来。

贾克尔早就听说过这个“爱斯基摩人”，他是一位天才的职业杀手。有一次，他在一位受害人的助听器里装上炸药，然后打电话过去，故意轻声细语，使对方听不清，不得不取助听器，于是他通过遥控，引发助听器里的炸药爆炸。最新式的炸药，可以小到装在助听器里，但是威力之强，足以炸毁半个房间。

他不仅用炸药，有时候还用冰锥，锥柄故意安得很松，那样冰锥刺进人体后，再把锥柄拉出来，只留下细小的锥子在肉里。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杀了凯恩斯，并且是在纽约最繁华的第五街上下的手。据说，以这种方式下手，如果手法巧妙的话，受害人根本没有感觉，而“爱斯基摩人”的手法一向很巧妙。凯恩斯被刺后，走了五十英尺才倒地身亡。贾克尔猜测，凯恩倒地时，“爱斯基摩人”已经过街了。

他的绰号就是因为他善于使用冰锥，虽然很多人怀疑，他可能就是真正的爱斯基摩人。没有人知道他长得什么样，这也是他成为顶

尖高手的原因之一。

“这工作我愿意干，”贾克尔说，“地点在哪儿？”

格拉瓦诺喝完杯中的酒，显得轻松了许多。“我想我可以让你的工作容易些。下个月，我打算在山上我的住所办公，那里方圆数里，渺无人迹。假如你同意的话，我们明天就去，我带你去看看那里的环境。”

“干嘛不现在就走呢？”贾克尔说，“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结账，离开汽车旅馆。”

“不，”格拉瓦诺摇摇头，“我也想马上就走，但我还有一些急事要办，我们明天上午九点左右出发。”

“好吧，”贾克尔说，喝完最后一点高级威士忌。“但是，有一件事要讲清楚：明天上午九点起，你归我负责，你要听从从我的一切安排，否则，我就不接手此事。”

“当然，这没问题，”格拉瓦诺说，擦擦额头的汗。“我了解你，你有你的声誉……”

贾克尔从衬衫上取下刻有他名字缩写的金笔，打开笔帽，在一包纸火柴的里面，写下电话号码。“如果需要的话，打这个电话找我，”他说，“还有，记住，从明天上午九点起，一个月里，你是我的。”

第二天上午九点整，他们离开美景汽车旅馆。那个穿灰西装的矮子，开着格拉瓦诺的大轿车在前面开道，贾克尔开着他的新型灰色轿车，格拉瓦诺坐在他身边。那个穿灰西装的矮子，名叫辛格，格拉瓦诺说此人绝对可靠。

那个豪华的藏身之地，位于城外四十里处。惟一可以进入屋子的，是一条狭窄的小道，有一扇落锁铁门横在道上。红木房屋的四周，平坦干净，再过去是树林茂密的山丘。格拉瓦诺告诉贾克尔，整个房屋四周，都拉着电网。

房屋内部非常华丽，令人惊讶。两扇宽大的移动门，通向铺着石板的院子和游泳池。游泳池用高高的木栅栏围起，贾克尔发现，从远处的山丘，可以很容易地击中正在游泳的人。

“只有很少几个人才知道我在这里。”格拉瓦诺说。

这时，辛格把行李搬了进来。

“如果爱斯基摩人追踪你的话，”贾克尔说，“他会找到你的！”格拉瓦诺一下子变得脸色苍白。贾克尔认为，让顾客适当地感到惊恐，对他的保卫工作很有好处。

格拉瓦诺整理行李时，贾克尔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搜索，同时拟定计划。这房子周围没有相邻的建筑，位置非常好，还特别安装了厚厚的防弹玻璃。最让人担心的是，有人可能从树林那里过来。离这里最近的镇，是十四里外的格兰特镇，那里只有八百名住户。在那儿，如果出现陌生人，马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贾克尔从院子走回屋内，向格拉瓦诺和辛格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格拉瓦诺不能离开屋子，没有通知我之前，连游泳池也不能去；辛格带着他的左轮枪在偏屋睡，偏屋离树林最近。我睡在大门边的小木屋里，我从那里可以监视那条窄窄的小道。”

电话都由辛格来接，另外，他每隔一天，在不同的时间，到格兰特镇取邮件。贾克尔已经通知那边的邮局，请他们不必送邮件来。贾克尔再三向辛格强调说，在以后的一个月里，绝对不许一个人进这栋房子。以前，爱斯基摩人曾化装成电话修理工，去安置一枚炸弹。

接着，贾克尔派辛格去城里买两只德国牧羊犬，准备把它们拴在树林附近，外人最有可能从那里接近，当它们吠叫时，辛格就会过去查看。

叮嘱完这些事情后，贾克尔把行李箱拎到他要住的小木屋，打开行李，安顿下来。木屋虽小，但也挺舒服。屋里有一个马桶，一个洗脸台，几个可以当衣橱的壁柜。格拉瓦诺从大屋搬来一张小床和一个枕头。贾克尔打开自己装武器的箱子，里面有左轮手枪、半自动步枪和高倍望远镜。

贾克尔住的那间小屋，只有一扇窗户，所以当天下午，他就在另外三面木墙上钻眼，然后把这些眼挖大，一直到可以从洞里向外看，还可以射击。

天黑之前，辛格把狗买回来了，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好。贾克尔住的小木屋安上了电话分机，格拉瓦诺要睡觉或去哪里，都必须通知贾克尔一声。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切正常。那些日子里，格拉瓦诺比较轻松，现在他更放心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找到了最佳的保护者了。

格拉瓦诺一般在下午游泳后办一会公。他的信件很多，都由辛格从格兰特镇带回。傍晚吃饭前，格拉瓦诺和辛格坐下来玩纸牌，贾克尔则四处巡查。夜里，贾克尔和辛格轮流睡觉，辛格在偏屋睡，贾克尔在大门边的小木屋。

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二晚上，贾克尔被狗吠声惊醒，他把左手枪插进腰中，然后抄起半自动步枪，弯着腰向大屋跑去。同时，辛格则去查看狗为什么吠叫。

贾克尔猛地推门冲进大屋时，客厅里灯火通明。

格拉瓦诺穿着睡袍和拖鞋站在客厅中央。

“怎么回事？”他问，“狗为什么叫？”他脸色惨白，下嘴唇在发抖。

贾克尔没有回答，急步走到对面墙边，关掉屋里的灯。然后他走到一扇窗户前，向外张望，外面黑乎乎的，没有月光。一个男人的影子向大屋走来，等他走近时，贾克尔认出那是辛格。

“没什么事，”辛格走进大屋时说，“我查过了，那儿什么也没有，一定是什么动物跑过那里。”

“有这种可能，”贾克尔说，“你陪着格拉瓦诺先生，让他安心睡觉，我在外面守到天亮。”

虽然外面很热，但贾克尔心理上还是觉得比屋里舒服。像大多数胖子一样，格拉瓦诺喜欢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贾克尔看看手表，时间是凌晨三点。他慢慢绕屋巡视了几圈，然后悄悄爬上屋顶，坐在那里守卫。夏日凌晨的微风吹在他身上，非常惬意。

随后的两个晚上都非常平静。星期五上午十一点时，辛格轻轻敲敲贾克尔的木屋门，说：“格兰特邮局刚刚打来电话，说他们漏下了一个包裹，正派邮差送来。”

贾克尔猛地跳下床，穿上衣服：“你说有一个包裹？”

辛格点点头，退到一旁，让贾克尔出来。

“你陪着格拉瓦诺先生。”贾克尔说。

贾克尔看着辛格走回大屋，又转身走进木屋，带上黑色手提包，钻进汽车。

他把汽车停在大门边，然后下了车，穿过大门，顺手又锁上门，然后走到旁边的一块高地上，居高临下等候那个送包裹的邮差。

十五分钟后，他听到马达声，接着看到一辆漆有美国邮政字样的蓝色吉普车开过来。

他走出去，挥旗要那车停下。

“你有包裹给格拉瓦诺先生吗？”贾克尔微笑着说。

邮差是个枯瘦的老头，头上戴着一顶陈旧的便帽，他从车里猜疑地打量着贾克尔。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把包裹交给我吧。”贾克尔和气地说。

“你不是格拉瓦诺先生，”老头说，“我这么远跑来，就是为了交给他本人。”

“不必了，”贾克尔说，“我和格拉瓦诺先生住在一起，是他派我来这儿接包裹的。”贾克尔笑着说，同时，掏出一张十元的钞票递过去。

老头咯咯一笑，接过钞票说：“你得签个字，我也要给你一张收据。”他真是个死板的家伙，一点也不懂得变通。

他递给贾克尔一张粉红色的条子，贾克尔掏出钢笔签了字，然后把条子和钢笔一块递给那老头。那老头填写了一张黄色的表格，然后，又从车窗连同包裹一起递了出来。

“谢谢。”贾克尔说，同时把钢笔插回口袋，拿着褐色的包裹站在那里，一直到那老头驾车离开。

接着，贾克尔小心地把包裹放在地上，跑回汽车，拿来黑色手提包。

当贾克尔拎得黑色手提包走回来时，低头看看那张黄色条子，条子上面空着原寄件人的地址。那位老头在上面填上了“达拉斯”几个

字。

格拉瓦诺认识的人中,有谁住在达拉斯呢?

贾克尔拎着黑色手提包,凝视着那个包裹。包裹不大,用细绳绑着,住址是用黑色墨水写的。贾克尔拎起包裹,把它放到路边的树荫下,然后打开黑色手提包,露出他的专用工具。

贾克尔把听诊器放到包裹上,仔细听了一会儿,听不出钟表的嘀嗒声,他觉得放心多了,接下来,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

里面有一个塑料盒,外面裹着一些报纸。他花了三十分钟打开盒盖,里面全是小瓶的样酒,上面有一张说明书,说这些样品酒来自世界各地,都是上等的好酒。

贾克尔用尖嘴钳子从塑料盒上,夹了一点塑料下来,进行化验,这是普通塑料。他接着检查酒瓶的盖子,酒瓶的小木塞可以装上强力炸药,其威力足以炸掉眼前这所豪华别墅。不过这些木塞都很结实,而且都是普通木塞。

贾克尔接着从每瓶酒上取下木塞,闻一闻瓶子里的酒,用指尖蘸一点,用舌头尝尝,这酒里也许下了毒,但他相信瓶子里没有炸药,他把酒瓶盖好,连同包装纸和手提包一起放进汽车。

当贾克尔把塑料盒放在格拉瓦诺的写字桌上时,他问:“那是什么?”

“打开看看!”贾克尔说,“这很安全,这是你住在达拉斯的朋友寄给你的。”

“我在达拉斯没有朋友。”

“也许有人认识你,邮局说是从那儿来的。可能你的某位朋友知道你喜欢喝酒,寄给你尝尝新。”

格拉瓦诺点点头说:“可能吧。”

“但也别大意,”贾克尔很严肃地警告他说,“我把酒留在这儿,但你不要碰它,一点儿也别碰,懂吗?”

“我懂,”格拉瓦诺说,“如果你不放心,我把它都倒了算了。”

“那倒不必,我们把它留在这里,作为一种警告,只是不要去碰

它。”贾克尔朝木屋走去。现在，太阳高高地照在山边青翠的树林上，贾克尔回到阴凉的木屋，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不过，他并没有享受多久。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贾克尔听见有脚步声走近，然后是敲门声。

“贾克尔先生，有你的电话。”是辛格的声音。

贾克尔坐起来，答道：“好的，我就来。”

听到辛格走开的脚步声，贾克尔心中起了疑问，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他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贾克尔轻轻拿起分机电话。

“我是贾克尔。”

“贾克尔先生吗？我是爱斯基摩人。”

贾克尔猛地站起来，准备行动。

“如果你去查看一下的话，”电话那头轻声说，“你会发现格拉瓦诺先生已经死了。”

咔嚓一声，电话挂断了。

贾克尔站在那里，觉得难以置信。片刻之后，他飞快地向大屋跑去。辛格闪到一边，吃惊地看着他。

“站在这儿守卫！”贾克尔边跑边命令道。

贾克尔踢开通往客厅的门，举着手枪，冲了进去。

格拉瓦诺坐在墙角的书桌边，惊讶地注视着贾克尔。

“酒在哪儿？”贾克尔问，把手枪放回腰中。

“就在你原来放的地方。”格拉瓦诺站起来，他们一起凝视着那个褐色包裹。

“你没有喝吧？”

格拉瓦诺摇摇头。“没有。”

电话铃响了，一声，两声……

格拉瓦诺正要伸手去接电话，贾克尔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贾克尔自己拿起电话。

“是贾克尔先生吗？”